

武士道

[日] 新渡户稻造 著 宗建新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武士道

[日] 新渡戸稻造 著 宗建新 译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武士道/[日]新渡户稻造著;宗建新译.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6

ISBN 7-80713-277-9

I.武... II.①新... ②宗... III.①武士道—日本②武士道教育—日本 IV.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080 号

责任编辑 齐敬霞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0.25 印张 78 幅图 7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日本武士道的历史

宗建新

武士道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精神。

武士道在平安时代由武士团的形成而逐渐产生，到武家开始执掌政权的镰仓时代，遂兴盛和发展起来。在江户时代，武士道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并理论化，其影响深入日本社会各阶层，与神道一样，形成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同神道一起，充当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精神武器。

“武士道”一语，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有“拿弓箭者之道”、“弓箭之道”或“兵之道”等称谓。探索武士道的渊源，可从《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等故事、传说、文学中找到较早的材料。

《宇治拾遗物语》记述，从前壹歧守宗行的郎等因小事惹怒主人，乘小舟逃渡到新罗的金海。其时金海有猛虎为害，国人恐慌不安，无人敢冒险除虎。郎等听说此事，自告奋勇，愿不计生死，射杀此虎。他对国守说：“此国之人，只想保住自身安全而杀敌，所以不能对抗猛兽。而日本人的观念，则是舍身对敌，生死置之度外，这大概是

一种特长。携弓矢者，何惜我身！”于是他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终于以大弓射杀猛虎。此事在新罗引起轰动，人们纷纷说：日本人的“兵之道”厉害无比，日本真是惊人的国家。所谓“兵之道”，固然是指武艺的高强，但与武艺同时，那种舍身对敌的姿态，显然还包含着特殊的精神要素。这大概就是后世武士道的萌芽。

《宇治拾遗物语》还记述：从前有个叫堆垂的有名大盗，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想找机会多弄些衣物。他在夜深人静月光朦胧的街上到处走着，忽然见到一个衣着讲究的人吹着笛子独步而行。堆垂于是跟踪其后，想剥掉那个人的衣服，但不知怎么搞的，心里总有些慌乱。就这样跟过了两三条街，那个人似乎毫无察觉，继续吹笛前进。堆垂心想时候到了，加快脚步赶上去，但那个人边吹笛子边转头，没有办法靠近。他几度想试着下手，但看到那个人毫不慌张的样子，感到很吃惊。又跟过了几条街，他想，这样跟下去不行，于是抽刀急步赶上，就要动手。那人笛声突止，回声喝问：“什么人？”堆垂惊得神智不清，想逃都动弹不得，只好报上了姓名。那人说了声“随我来！”，又和先前一样吹笛前行，堆垂如被鬼神绑架着，不得不跟去。此人就是摄律前司保昌，他把堆垂领到家里，赠以厚棉衣一身，说：“再需要衣服时来说一声，不可再胡乱对人动手做错事。”堆垂只是发呆，羞愧得无地自容。

以上的故事，也见于《今昔物语》。此外，熊泽番山的《夜会记》也有同样内容的记述，只是那位武士不是保昌，而是源赖光。源赖光与保昌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他们被视为是武士的典范。可见那时的武人之道，已带有浓厚的道德意味。《今昔物语》里还有“春宫大进源赖光朝辰的故事”，说三条天皇还是皇太子时，赖光仕于其东三条殿。一日，太子见西檐下有一只狐狸，即令赖光射狐。赖光推辞说：“年少时虽曾射鹿，但久已不试，请宽恕。”但太子一定要他射，于是，正中狐之胸腔。这正所谓心辨无行，技高如神，和

单纯的技术不同。源赖光大得皇太子赞赏，受赐宝马一匹。但当时赖光却说：“此非赖光射术高超，实赖先祖威灵及守护神之力。”他对自己的兄弟们，也是说同样的话，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由此可见，谦让也是武士的美德之一。

从上述传说中可以看出，平安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规范已经萌生，像壹歧宗行的郎等、源赖光，不仅有精湛的武艺，而且有不死的精神和真正的勇气，还具有谦让的美德，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内容。

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作为武士道德规范的武士道也不例外。

武士道这一说法在镰仓和室町时代还不曾出现，最初被称为“武者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到江户时代才有了武士道的说法。

武士道有一个形成与演变的过程，而且始终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平安时代（794～1192年）后期，朝廷势力衰微，甚至丧失了维护地方治安的能力，庄园领主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也日益频繁。于是各个庄园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用以保卫庄园或以武力侵占其他庄园的土地。地方行政官国司与郡司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也都建立直属武装。于是在各地逐渐出现以战斗为业的武士。11世纪以后，又逐渐出现了跨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士集团，其中最强者为源氏和平氏。

武士团是相对封闭的集团，其内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一是主从关系，二是家族关系。规范这两种关系的道德观念，便是对主君的“忠”和对家长的“孝”。

在日本武士的主从关系中，最初，臣下对主君的“忠”也不是臣下单方面的绝对忠诚，它是以主君的“恩”作为交换条件的。主

君要给予臣下恩顾与保护,作为代价臣下须在战时和平时对主君承担种种义务。主君最重要的恩顾就是给予臣下领地或承认臣下已有的领地,臣下最主要的义务则是为主君战斗到死。在发生战争时,主君往往首先向臣下允诺给予奖赏,然后要求武士尽忠。如10世纪30年代的“承平、天庆之乱”时,平良兼欲出兵讨伐平将门,他向自己的“郎党”表示,要“积谷米以增勇,分衣服以拟赏”。(《将门记》)

当家臣逃避承担义务时,主君可以对其施行制裁。同样,主君不给家臣以恩赏的话,家臣也可以毫不客气地要求。保留至今的许多“军忠状”或“申文”便是证明。例如在元历元年(1184年),佐佐木成纲在拜见源赖朝时便为自己的儿子邀功请赏说“应给予奖赏”。(《吾妻镜》)永仁四年(1296年)黑熊大官司资门向幕府报功说:“依战斗之忠节,参照傍例,给予平均之军赏。”(《武雄神社书》)有些武士在对主君的恩赏表示不满时,甚至会以停止忠诚之义务或另投明主相威胁。当时的人们总是说武士在出战时要“忘家”、“忘命”、“取胜后忘记自己的忠节军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些武士认为如果无法证明自己的军功并以此获得恩赏的话,那么为主君舍命就是“犬死”。他们说:“惟一人攻入敌阵,无证人而死,乃徒劳无益,可谓犬死。”(《源平盛衰记》)“显武勇,重在知场所。于无人见处,拼命讨死乃犬死。若有人见,则应争先于万人以示武勇。虽讨死,可谓扬武名于子孙。”(《北条五代记》)武士崇尚的献身与武勇精神的本意在于换取主君的恩赏与扬名天下。

不过,由于武士的主从关系常常是世代相袭的,因而在经济利益之外,也逐渐形成了情感关系。有时主君的情甚至超过主君的物质性恩赏。“情胜过领地,愿为高名而粉身碎骨。”

父权强大是家族关系的特色。父家长可以自由选定嫡子,可以任意决定家族财产的继承与分割。嫡子及庶子女要对家长尽“孝”。

但是，也常出现对主君的“忠”与对家长的“孝”互相矛盾的情况。“忠”、“孝”之中何者为重在镰仓时代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规范。如在13世纪初，源实朝任将军时，和田义盛与北条义时争权，和田一族均起兵响应，惟独义盛的侄子站在北条一方并战死。这一行为曾受到世人赞赏。这种舆论显然认为对君主的“忠”重于对父家长的“孝”。但是，与此相反，宝治元年（1247年），三浦泰村与北条时赖对抗，其弟光村一直与之不和，但仍加入本家，结果战死，三浦家全族二百六十人尽死。这一行为又被传为美谈，这等于肯定对父家长的“孝”要高于对主君的“忠”。以上两种矛盾的道德评价表明，在镰仓时代，武士道更多地表现在行为与感情方面，尚未形成统一而明晰的理论。

进入室町时代，尤其是到了“应仁、文明之乱”以后的战国时代，儒学的道德观逐渐成为理论化的武士道的重要内容。足利义满时三管领之一的斯波义将于1383年（后小松天皇永德二年，后龟山天皇弘和二年）写了《竹马抄》一书。其中强调对主君和亲长的绝对无条件的“忠”与“孝”，书中说：“侍奉君主时虽有人认为应首先受恩赏，然后再据此考虑尽忠，然其想法是错误的。人生在世，不可忘记主恩，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即怨世道与主君的人，是无情的人。”这强调了对主君无条件的“忠”。该书还说：“父母即使愚笨，听从其教导也不违背天道。何况父母的话十之八九是符合道理的。模仿贤人莫如模仿愚笨恶劣之父母。”这是在强调中国式的“无违”的“孝”。《竹马抄》还强调：“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意”，“不可惜有限之生命而遗永世之恶名”，“应守上下之分际，言行必重礼节”等。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武士的社会机能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山鹿素行提出了“士道论”，亦即称作是“道的自觉”的武士道。在《山鹿语类》中有“士道篇”，其中讲武士应“知己之职

份”，他说：“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对其主人而尽效命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然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之交接，此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因其职无暇，不得经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农工商业而专于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以待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士必须具备文武之德知也。”山鹿是要维护武士阶层内部的尽忠与保护关系，又提倡要维护武士对“农、工、商”的特权地位。总之，山鹿对武士道的影响是深远的。武士道直至明治时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精神武器”。不过，山鹿提倡个人“卓而独立”的思想，后被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继承并发展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同时指出“无独立气力者思国不深切”，“一身独立而后一国独立”，可以说其中也包含着积极进步的方面。

当然，日本武士道的形成不仅与儒家思想有关，更重要的因素是佛教禅宗。从精神上支撑武士们不计较生死追随主君的，还是禅宗的“死生如一”的思想。禅宗认为只有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境地，完全断绝了生死的羁绊，才能“见性成佛”。

序 言

大约十年前^①，我在著名的比利时法学家德拉维勒叶（M.de Laveleye）家中做客数日，在一次闲聊中谈到宗教问题，这位备受尊崇的教授问我：“你的意思是说，你在求学过程中，从来没有上过宗教课程？”当他听到我的答案是“并没有上过宗教课程”时，突然神情诧异地顿了一下，然后用我难以轻易忘怀的声音说：“没有宗教？那你们的道德教育如何传授？”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我在童年时期学习到的道德观念，并非来自学校教育，而且直到我开始能够分析自己对与错的观念如何形成时，我才发现自己深受武士道的影响。

促成我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是我太太^②总是问我一些问题，要我告诉她，为什么某些想法和习俗会在日本广为流行。

我试图为德拉维勒叶和太太的疑问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结果发现，如果不先了解封建制度和武士道，那么现代日本的道德思想源头终将是个谜。

由于长期卧病，我放下了手边原有的工作，反而有时

①译者注：约指1880年。

②译者注：作者于1891年返回日本前，与美国贵格会教友玛丽·艾尔金顿结婚。

间把日常对话中的问答整理成册，公诸大众。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了我年轻时，也就是封建制度仍然盛行时，所学习和听到的观念。

有鉴于荷恩（Lafcadio Hearn）和佛莱瑟夫人（Mrs. Hugh Fraser）以及沙托爵士（Sir Ernest Satow）和张伯伦教授（Basil Hall Chamberlain）的先例，用英文撰写任何有关日本的题材，事实上都是不怎么讨好的。我惟一比他们占优势之处，是我可以用个人的立场，对西方所质疑的日本文化提出辩解，而这些知名的作家则只能就他们的认知提出见解。我常想：“如果我有他们的语言能力，就可以用更流利的表达方式来呈现日本文化！”不过，对一个以非母语发表论述的人来说，能够让读者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或许就该知足了。

在本书中，我试图用欧洲历史和文学中的类似例子，来说明我的论点，相信这将有助于外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我所讨论的主题。

如果有人认为，我对于宗教问题或宗教工作者的引喻有所失当，那绝非我的本意，我对于基督教本身的态度不容质疑。目前教会传教的方法和形式让原本浅显的基督教义暧昧难懂。关于这点，我实在难以苟同。我相信基督及他透过《新约圣经》所传递的信仰，那是我心中的法则，尤有甚者，我相信神也透过所谓的《旧约圣经》，把他的信仰传递至每个人和每个国家——不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信不信基督教。至于我对于宗教的其他认知，我想就不必在此向读者赘述了。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想要对我的朋友哈修恩（Anna C. Hartshorne）表达感激之意，因为她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目 录

日本武士道的历史 宗建新 1

序 言 1

第一章 武士道自成伦理系统 1

第二章 武士道的起源 9

第三章 正义或节义 19

第四章 勇气——大胆和忍耐的精神 23

第五章 仁——恻隐之心 29

第六章 礼节 39

第七章 诚实与真诚 49

第八章 荣誉 59

第九章 忠诚 65

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与训练 77

第十一章 自制 83

第十二章 自杀与报仇 91

第十三章 刀——武士之魂 105

第十四章 女性的训练与地位 111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影响 125

第十六章 武士道仍然存在? 133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未来 143

第一章

武士道自成伦理系统

武士精神就像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但武士精神并未像其他已经灭绝的古老植物那样，被细心保存在干燥植物标本集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它仍然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展现出力与美。即使它并没有具体的形象或形式，但是它形成的氛围却随时提醒我们，它强大的魔法仍然影响着我们。尽管促成武士精神形成并茁壮的种种社会现象早已消失，但这些曾经一度大放光明的遥远星星，至今仍然释放光芒照耀着我们。而源自于封建制度的武士精神也一样，即使它的母体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光芒仍然为我们照亮道德之路。我很高兴能以柏克^①的语言来讨论武士精神这个主题，因为柏克曾经为早已被人遗忘的欧洲历史典范，写下一页感人的赞叹诗篇。

本书要讨论的，是西方对于远东所欠缺的一项认识，因为就连米勒（George Miller）博士这样的饱学之士都曾经毫不犹豫地指出：在东方古国，乃至现代的东方，武士精神或是类似的思想体系从未存在过。^②然而，这样的无知或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米勒博士那本

① 译者注：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的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② 作者注：见《图解哲学史》，1853年第3版，第2册，第2页。

武士像

一名武士整装完毕，准备战斗。他着黑白两色盔甲，头上戴有吓人的兽角。短剑悬于左，长剑佩于右，手执弯头镰。武士效忠自己的领主，为争夺控制日本的权利而战，前后达四百年之久。



③译者注：指《图解哲学史》(History Philosophically Illustrated)。

书^③第三版出版时，恰好是培里将军敲开日本闭关之门的同一年。十多年之后，也就是日本封建制度濒临瓦解之际，正在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呼吁他的读者注意封建制度社会和政治机制的研究，而当时只有在日本才有活生生的例证。在此，我希望西方的历史和道德学学生，能够留意现代日本武士精神的研究。

尽管我从比较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和骑士(武士)精神的历史探究切入，但这却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我的企图是首先点出日本武士精神的起源，其次说明它的特色和教条，再者讨论它对大众的影响，最后则是探究它的持续影响。在这些要点当中，第一部分会很简略，否则读

者可能会陷入日本历史的崎岖道路中；第二部分将有比较大的篇幅，因为学习国际伦理和比较人性学的学生，对于这部分的讨论可能比较有兴趣；至于其余的部分则可能包括一些我个人的推论。

我先前粗略地使用骑士精神“chivalry”来取代的日本字，其实并非骑马的人才必须遵从的体系。日文里的“武士道”(Bu - shi - do)，字面的意思是骑士打仗的方法，也就是贵族武士在日常生活与职业上应该注意的事项，简单地说，就是“武士的戒律”，所谓武士阶级的高尚义务。在说明了武士道的字面意义之后，我现在才能以原文来使用它。当然，使用原文还有其他的理由，那就是有人建议我，教授这样定义明确、独特，而且具有地方特色，甚至已经有灭绝危机的一种思想体系，必须为它独一无二的面貌加上一个标签：如此一来，这个具有国家特质的字眼就能充分展现它的民族特色，而最出色的翻译者也不需要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对等字眼，更不怕扭曲原意或是引起误会。谁能够真正传神地译出德文“Gemüth”的含义？或是有谁不能区分看起来如此相似的英文字“gentleman”和法文字“gentilhomme”之间的差异呢？

武士道是一套道德规范，所有的武士都被要求或是教导必须遵守其中的原则。它并非明文规定，而是包括了一些口耳相传的要诀，以及一些著名的战士或学者写下来的格言，但更常见的是一些没有明确说出或写下来的规矩，涵盖了对于某些行为的严厉惩戒，以及刻印在心里的行为准则。它并非历史上某知名人士以个人智慧创造出来的，而是日本数十年甚至长达数个世纪的战乱所缔造出来的有机生命。

对于日本的道德史来说，它可能跟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的地位相当，不过它并不像大宪章(Magna Carta)或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那样具有明确的条文，可以互相比拟。事实上，17世纪初曾经出现一本《武家法度》(Buke Hatto)，只可惜其中十



赖源朝像

藤原隆信

绢本设色

镰仓时代

139 × 112 厘米

东京神户寺

④译者注：诺曼征服指，1066年初以诺曼第公爵威廉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对英格兰的军事征服。

⑤译者注：1180年，源氏家族大将源赖朝进驻镰仓，并于1191年被册封为征夷大将军。

三篇短文多半都围绕着婚姻、城堡及联盟等主题，仅简略地触及武士的教诲。我们无法指出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说，“这就是武士道的源头”。我们只能说，它在日本封建时期逐渐成形，而它起源的时间则是跟封建制度密不可分。封建制度本身是由许多不同的元素交织而成，武士道同样具有这种多元的特性。在英国，一般的说法是封建制度的政治体制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④；在日本，我们可以说封建制度的兴起差不多是在12世纪末，跟源赖朝将军家族的崛起同一时期^⑤。事实上我们发现，在英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元素早在征服者威廉之前就出现了；同样地，在日本，封建制度的元素在我所提到的时期之前，就早已存在了。

不管在日本还是欧洲,当封建制度正式成形之后,职业的战士阶级很自然地就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人被称为“武士”(samurai),字义上如同古英文中的骑士(cniht)、守卫或随从;角色特征上,类似恺撒在亚奎丹那(Aquitania)的勇士(soldurii),或是塔西图^⑥所记载的跟随在日耳曼领主身旁的侍卫队(comitati),再不然,举个近今的例子,就像中古时期欧洲历史上的禁卫军(milites medii)。至于在东方,一个来自汉语和日语的字“武客”(Bu-ke)或“武士”(Bu-shi)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了。不过在当时,这些人可是一个有特权的阶级,而且必须出身贫寒,把打仗当做终身职业。这个阶级原是长期战乱下的产物,在极为严苛的筛选、物竞天择下,他们必须具有男子气概,而且勇于冒险。在战争的淘汰过程中,胆小、瘦弱、犹豫不决的人都将难以存活,套一句爱默生^⑦的话,只有“最纯粹阳刚,具有如野兽般残暴力量”的人,得以存活下来,并且形成了武士家族和阶级。

为了赢得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特权,武士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新阶级需要一套行为标准,特别是因为他们经常各为其主,身陷战火之中,这就显得尤其必要。就像医师以职业上的礼节来限制竞争,或是律师组成自律法庭来规范违规的同业,这些武士也必须诉诸一些法则,作为处理行为不当者的最后依据。

打仗时要公平竞争!这是从蛮荒时期,甚至是孩童阶段,就已经深植人心的道德观念。这不也是军人和一般百姓同样推崇的美德吗?当我们看到英国小男孩汤姆·布朗说到他的愿望是“成为一个不欺负小孩,也绝不背弃大朋友的人”^⑧时,不禁会心一笑(仿佛我们已经长大而不再

⑥译者注:塔西图(Publius Tacitus, 56~120),古罗马历史学家、元老院议员。

⑦译者注: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是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

⑧译者注:出自英国社会改革家及作家修斯(Thomas Hughes, 1822~1896)所著的《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